

→ 滚滚红尘

# 疑似爱情，貌似来过

人世间会有多少这样的爱,是这样不了了之的呢?

□阿简

月亮升起来了,在一堆条块分割的高楼间,圆润,莹白,像粗呢格子外套的领口上,一枚亚光的银扣子。

很多年前,她还读初中。家里加盖了一间房子,父母身体都不好,又没有钱请小工,所以抹墙缝之类的小活儿,都是自己做了。奇怪的是,每到她做这些事的时候,总有一个青年诡异地出现,像骑着扫把忽然从天上降下来似的,没有一点先兆,却总是刚刚好。后来,几面墙的墙缝都抹完了,她的心理,竟然生出一丝淡淡的惆怅,宁愿这个房子永远修不完,那样,就可以每天中午都见面了——什么也不说,就这样默默地、远远地一起呆一会儿,在那不确定的怜惜和宠爱里发一下呆,就很好。

幸好老百姓家的丫头蛋儿,家务是永远也干不完的,所以,他们总有相似的理由相见。挑水,劈柴,筛煤球,打煤饼……手上只要一有粗活儿,

他便鬼使神差一样出现在眼前。再后来,没事可做的时候,他也来串门。乡村的晚上时常停电,没有电灯的晚上,月亮便像一个银盘子一样,把数不尽的清辉亮灿灿地泼洒下来。不知为什么,每到这个时候,她心里时常会有一种隐隐的预感似的,找出这样那样的借口从堂屋经过的时候,总爱往院里看一眼,奇怪的是每到这个时候,他竟十有八九会冒出来,伸手推开篱笆门,进来关好,再把披在身上的军大衣拉正,这才转身向堂屋走过来。银白的雪地上,反射着月光,也映衬着他那张俊朗、皎洁的脸。她倒了茶递给他,回到蜡烛前写作业,虽然整晚上都是听他跟父母聊天,心里却知道他大概是为她而来的,心中也有像月华一样淡淡的、满满的欢喜。

可是后来,他忽然就不来了,从家人的只言片语里,也只有只鳞片羽的猜测,可是从来也没

有去深究,两个人就这么无言地失散了,一晃经年。

再见面时,是在一个车水马龙的街角。她横穿斑马线的时候,他正骑在一辆彪悍硕大的摩托车上等红灯,一只脚无聊地笃笃点着地,滚圆的大肚子腆出去老远。一阵恍惚的惊喜之后,他请她到附近的茶楼小坐。她于是知道了,当年那个整天可以“骑着扫把从天而降”的青年,心里确实是喜欢她的。可是哪还没到哪儿呢,邻人的风言风语就先出来了。母亲劝他,别为了一点“鱼在水、雁在天”的美梦犯糊涂,赶紧成家,给她生个孙子抱才是正事;她的父母也表示,不想让人有“使唤便宜人儿”的误解,所以以后家里有什么事,就不劳他

费心了。他想了又想,也罢——她还小,这样的感情要能对她说出口,要等到什么时候?况且他知道她功课好,将来必定会有比自己光明的前程,他不想让人觉得,他是为了打什么主意才去帮她家干活的,更不想攀高枝,让人笑话他搞不清自己几斤几两。

从茶楼出来的时候,天色已晚。一轮明月已然高高挂起来了,像老屋八仙桌上的大圆镜子一般。她抬头望了一眼月亮,又看了一眼那个发动了摩托车还转身对她摆手的人,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。她曾经想过,那一段朦胧、恬淡而又萦绕于心的情愫,究竟算不算她的初恋;如果算,那么人世间会有多少这样的爱,是这样不了了之的呢?尘世里也有澄澈的朗月,可是……毕竟是尘世啊。

→ 第三只眼

## 眼睛盯着鼻子下

挺聪明的一个人,就是看不远,眼睛老盯着鼻子底下。

□童卉欣

世界大了,什么人都有的。怎么形容她呢,糊涂?肯定不是;聪明?似乎也谈不上;不幸?绝对没有,她算是衣食无忧,不操心地过着日子;幸福?不像,在她脸上从未看见奕奕的神采。

年轻时候起,她就学会尽一切努力为自己谋求利益。人谁不为己?这原无可厚非,只是她谋求利益的方法是——每到一单位,就迅速和单位主要领导搞好关系。人在职场,这个原则也没大错。不过她搞好关系的手段并非通常的敬业乐业、卖力工作,相反,什么急难险重任务压头的时候,你都看不见她的身影,单位里最悠闲的永远是她。她的优势是,能喝

能闹,帮领导陪客人,唱歌跳舞,应酬,穿得花蝴蝶一样。再有必要的时候,她也可以对领导付出点别的什么。

当然,并非所有的领导都吃这一套,但是总有领导吃这一套。一把手不吃,二把手吃,她不是所有人的茶,但会是某类人的那杯茶。那某类人,似乎还是一个很大的群体。

所以她调动了几个单位,到哪里都如鱼得水。

再说说她利益的争取。每次帮领导陪完客人,或者“付出”了点什么之后,她会迅即暗示或明示要求回报,或者单位派发的一件衣服、一套化妆品、一张购物券,或者领导签报的几百元发票,钱货两讫,干净利

落。她从来不会对领导提出职位晋升、调换部门、外派学习这类“大”的要求,领导也欣赏她的“懂事”,因为以她的工作表现,提拔或者重用,实在难以服众。而小恩小惠,她每每遂愿。

她喜欢这种生活,轻松惬意地赚钱,工资一分不少,看别人忙着进修、考证,参加技术比武,她笑嘻嘻地说:看你这么辛苦,真让人着急!

后来,情况就不那么妙了,她年纪渐大,姿色渐衰,“交际”场合不那么需要她了,这些年经营的人际关系也仅限于和几个领导,铁打的营盘流水的领导,人家一走,她这杯茶就凉了,但是爱占小便宜的毛病她却落下了。请同事买个东西、

借个物件,不是不给钱就是忘了还,开始没人计较,日子一长,谁也不是傻子,大伙都不大待见她。

人到中年,她一无职称,二无级别,三无专长,四无人缘,一次人事改革中,她第一批被裁下来。和她一辈儿工作的同事,论能力论级别都不是这个态势,人人安然无恙。

以后,常看见她穿着花花衣裙在街上落寞地走。她依旧很讲究,每天换一套,她的柜里满满塞着当年的“战利品”,只是每一件都显得落伍,又与她的年龄不相称。

昔日的朋友议论起她,说:其实挺聪明的一个人,就是看不远,眼睛老盯着鼻子底下。

→ 谈情说爱

## 已婚男离婚的经济成本

□陈保才

身边有许多女生,总是会不自觉地爱上已婚男人。

本来,爱上一个已婚男人是件老套而又无聊的事,我不想写这个话题。不过爱上已婚男人的女人太多了,像前两天,就有女人咨询我怎么才能让一个已婚男人为她离婚,还有人想请教怎么从已婚男人那里得到足够多的钱。作为一个情感专栏作家,我本来应该来者不拒,有问就答,但这两个问题我实在不想回答,因为这涉及一个底线问题,作为专栏作家应该有所坚持。

其实,爱上已婚男,有几个是真心的呢?首先,单身女人爱上已婚男人,主要是因为没有看到已婚男人龌龊的一面。因为彼此见面的机会少,而且,一般都是欢愉之后就撤,晚上睡觉打鼾、放屁,第二天眼角藏着眼屎的画面都看不

到,所以以为好,其实都是幻象,最起码是不真实的。其次,单女与已婚男纠缠,很多都是经济因素在作怪。像我有朋友,因为工作一般,收入一般,二十六七岁了租房住,想想未来,什么时候能不再租房?仅为了这个小小的梦想,她就缠上了一个已婚男,因为已婚男有房有车。朋友希望已婚男为她离婚,但事情拖了三年,她迈进三十岁了,对方也没有离婚的迹象。

其实,已婚男到底爱不爱你是一回事,就算真爱你,要不要为你离婚也是一个大问题。因为离婚就涉及财产问题,离婚的经济成本太高,除非大富大贵,否则一般男人还是承受不起的。具体来说吧,有男人气度的,一旦离婚就得净身出户,房、车没了,存款没了,一切都从头开始,如果是

40多岁的人,剩下的十几年,再赚一套房子和一辆车子,也不是容易的事,所以很多人不敢轻易冒险。再则,一旦离婚,房、车给了前妻,自己要租房,要过勒紧裤腰带的生活,这对曾经过惯舒适安逸生活的人来说,非常不容易。我有朋友净身出户后就后悔了,因为租房住实在是太无聊,生活品质下降。他说,打拼了二十年,为了一个女子,让自己如此悲惨,真不值。

就算你锱铢必较,不主动净身,但按现有的婚姻法,离婚,很多财产也是共分的。什么?做手脚?转移财产?对方毕竟是自己的前妻,有的还有孩子,让他这样做也实在不忍心。所以,无论是净身出户还是被迫分割财产,已婚男人都损失不少。而一旦没有了这些物质诱惑,没有了成熟男人

的这些光环和实力,你还会那么爱他吗?

已婚男人不是傻子,他们也知道当初之所以吸引你,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经济实力,而不是完全因为个人魅力,所以一旦抽离了房、车这些经济诱惑,他对你也没有多大信心。男人虽然傲慢,但自知之明还是有的,自己有几把刷子、有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,所以他不会轻易为你离婚,因为他不确定你是否依然爱他——在他没有了钱的时候。

所以,聪明的女人,看到这篇文章应该有所明白,而不是一味地纠缠已婚男。他不够爱你是一回事,敢不敢为你离婚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不相信我说的,那你继续坚持吧,有个调查数据是,已婚男人为小三离婚的几率只占3%,这么小的几率你以为就会是你吗?

← 那时烟花

## 福芝芳：同为戏里戏外人

□萧萧

梅兰芳的戏迷们有一个特别的称谓叫“梅党”,梅党们做任何事情都以呵护梅兰芳为出发点。

梨园行讲究的是一代一代的艺术传承,骨血是重要纽带。梅兰芳的妻子王明华不幸失去了一双儿女,还失去了生育的能力,那么梅兰芳就必须再娶一个妻子。梅兰芳的第二个妻子福芝芳,便是梅党要人冯六爷竭力促成的。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,父亲逝世很早,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母亲一心培养女儿成名,而福芝芳不负所望,在天桥真就唱出些名气,被称为“天桥梅兰芳”。冯六爷先去了,第一眼看到福芝芳满月样的脸庞,便觉得千好万好,这个好理所当然包括她能“生”,便极力撮合。冯六爷的眼光以独到而闻名,梅兰芳听了当即心动,也就迫切地想去看,看了觉得果真不错,这大概就是“第一眼感觉”吧。立刻请吴菱仙前往福家说媒。可是这媒说得并不顺畅。

福母福苏思虽然守寡多年,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,却依然保持了满族妇女自尊自强的性格,当她听吴菱仙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,便道:我家虽然贫寒,但我女儿不做姨太太。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,再至福家禀报:正好梅兰芳是肩挑两房(俗称一子顶二门。即兄弟两门或三门只有一个男性后代时,可分别为其娶两房或三房妻子,以传几门的后代),福芝芳入门后,梅家将把她与前边那位太太等同看待,不分大小。福母这才允诺了这门亲事。

1921年冬,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秦晋之好。同为戏里戏外人,彼此多了一颗惺惺相惜的心。婚后,梅兰芳与福芝芳感情很好。如冯六爷预言的一样,福芝芳果然能生养,她给梅兰芳生了9个孩子,五男四女。可惜医疗条件滞后的社会背景之下,只有四个长大成人,即葆琛、葆珍(绍武)、葆月、葆玖,孩子们都是雇请奶妈喂大,由孩子们的外祖母负责管理。

耀眼的梅兰芳需要的是一个比翼双飞的妻子,生活上体贴,艺术上相通。所以,福芝芳上日常伴梅兰芳看书、作画、修改整理剧本,也常到剧场后台做些化妆、服装设计方面的工作,甚至演员之间有了矛盾,她还帮助梅兰芳一起从中说和。下午闲时,就同一位邻居学习编织毛线活计。福芝芳心灵手巧,没多长时间就精通了编织技法,会织各种花针。解放后,梅家从上海迁回北京。北方冬季较南方寒冷得多,梅兰芳60岁后体型也较前发了福,购买的现成羊毛衫裤已经有些紧了,穿着不舒服。福芝芳就从头到脚给梅兰芳编织了粗毛线、细毛线、深色、浅色的毛衣、毛裤和毛背心。在这一点上,福芝芳的娴雅是绝对不输给王明华的。

本来两女事一夫,女人是会明争暗斗的,对此,梅兰芳是有顾虑的,但是因为福芝芳懂得尊重王明华,两人居然情深义重如姐妹。在生下大儿子后,因为懂得丧子之痛,福芝芳亲自把儿子抱给王明华欲过继给她。孩子在王氏屋中住了一个月。满月那天,王明华把亲手缝制的一顶帽子给孩子戴上,让奶妈把孩子抱回福芝芳屋中。她感谢福芝芳让子的深情厚谊,向她道谢,还恳切地解释说:姐姐身体不好,家中杂事还需料理,妹妹年轻健康,精力旺盛,又有孩子姥姥在身边帮助照看,所以拜托妹妹呵护好梅家的这条根苗。对此福芝芳极为感动,二人的感情更加融洽了。

夫妻感情中最珍贵的是患难时的厮守。抗日战争时期,梅兰芳不愿为日伪汉奸演出,蓄须明志,没有收入,生活窘迫,存在香港某银行的钱也被冻结了。四面楚歌,一家人如何生活?对此,福芝芳很镇定,始终做支持丈夫的坚强的精神支柱。其间,有人拿了一百根金条,试图请福芝芳说服梅兰芳上台演出,她不为所动,宁肯悄悄地将自己的首饰拿出来典当,也决不应允。

1980年1月29日,福芝芳病逝于北京。如今王明华与福芝芳陪伴在梅兰芳两侧,长眠在香山万花山。